

杜鵑鶯

南洋島國細節（中）

一百六十多年前，英國殖民時期的景觀設計師勞倫斯·尼文將新加坡本島中心的一處荒蕪區域改造成園林。政府接管後，將更早期已關閉的第一所「植物實驗室」恢復於此，用於亞熱帶植物的研究和開發。

「新加披植物園」在歷史上推動了東南亞橡膠樹的引種與種植，從而促使早年的馬來亞成為全球橡膠的主產區。如今，植物園內多個實驗室和研究設施的科研方向更注重生態研究、推動植物保育和繁殖。是東南亞重要的植物科研中心。

「結廬在人境」的新加坡植物園，面積與萬泰野生動物世界不相上下，既像郊野公園也是城市之肺。人們從鬧市或喧囂的地鐵站出走，轉個身就可遁入綠蔭茂密、小徑通幽的植物園。

一道岸邊紅樹林茂密的小溪從遠處潺潺流淌過來，繞著巨型蚌殼造型的「邵氏（邵逸夫）基金會音樂舞臺」形成舞臺前樂池般開闊著淡淡荷花的水池。

舞臺正前方對著一大片油綠綠的斜坡草坪「看臺」。這裡常年會舉辦免費的音樂晚會和藝術表演。

一對年輕人正在草坪上拍攝婚照。攝影師忙著為新人指點擺拍。新娘雪白的婚纱被翠綠草地襯得十分奪目。

此時，我的眼光卻被同框的另一組身影吸引：兩個步履闊闊的老夫婦也在附近貌似取景，卻找不到路人為他倆拍張合照。

這不就是昨天和今天的你我？

新加坡林木扶疏、花影處處的南洋島國形象乃至如今成為世界頂級的花卉交易中心之一，除了歸功於植物園延續了早年實驗室創立的雜交技術和品種以及後續不懈的研究開發，亦離不開本地有實力家族幾代的贊助和參與。早年的植物學家陳德源、馬來亞橡膠樹之父陳齊賢；著名胡姬花培育者陳溫祥；植物園中「姜園」的贊助人、植物保育活動家陳柔浩都系出同一個名門。

碎片時間，信步登上大路邊一處林木扶疏的山丘。

放眼一片高樓林立的現代城市，腳下的高速公路車流不斷疾馳而過。轉身卻與一段歷史不期而遇。

陳篤生（1789-1850祖籍漳州澄海）一位來自馬六甲的土生華裔菜販，勤勞致富，逆襲成史上第一位被封「太平局紳」的亞洲人。其家族後人也多為顯赫之輩。

陳篤生的長子陳金鐘與泰國皇室關係密切，是第一任暹羅駐新加坡領事，更是傳奇故事「國王與安娜」現實版中將英國女教師推薦給暹羅國王拉瑪四世的人。

這樣一位福澤新加坡的慈善先驅偉人：第一所貧民醫院（如今「陳篤生醫院」已是家喻戶曉的新加坡最大醫院之一）以及著名牛車水「天福宮」創建者的簡陋墳塋，竟默默孤寂在這車水馬龍的歐南大道邊的山丘上，雜草叢生...前面所提，為新加坡植物園作貢獻的陳家幾代直系後人當作何想？

也許陳嘉庚與陳篤生的孫輩們有過交集。同為孫中山革命的支持者，孫先生最後一次蒞臨新加坡時，就下榻於陳武烈（陳篤生曾孫）的別墅。

一道開滿鮮花的天橋將歷史和現代城市鏈接起來。

陳篤生陵墓小山對面，一棟70年代工廈風格的地標建築「陳文烈大廈」與週遭新興起的城市現代建築風格有點違和。是不是陳篤生家族後人所建？則不得而知了。

清晨散步總要經過一處被稱作「龍身」的地段。綠幽幽的開闊草地被一條深豁般的長堤橫向隔為兩岸。跨過「龍身」上的短橋，橋下巨型水管的水正日夜不停地奔流。

這條二十多公里長，誕生於一百年前的引水大堤，緣起早年新加坡水源匱乏，必須從北方的馬來亞輸入。新加坡建國後雙方簽訂供水協定，以每千加侖約3分馬幣的價格將所需的「生水」（未經過處理的水）經由馬來西亞柔佛，由北向南，穿過整個新加坡腹地，輸送到島國南方的儲水庫。新加坡現有的南北交通大道基本也沿著這條「水龍」長堤而建。

九十九年的協議（1962-2061）就要到期，新加坡政府也一早作了準備，至今已落成、啟用了多座新生水（回收淨化水）和海水淡化廠，將來這條靠他國輸血養活的「水龍」或會成為旅遊小冊上的一個歷史活標本。

「龍身」短橋附近有座猜不出什麼宗派的祠院，寬廣的院內居然有座如假包換的福建「土樓」。最早經過時總是靜悄悄地，從不見人影出入。

祠院紅色屋頂和橘黃色土樓在一片綠意盎然的草坪上，遠遠望去，像是綠海市中的小紅蜃樓。

網上說那土樓是「舉辦客家文化活動的地方」，熟悉的人說，其實是個陵園。

（未完待續）

林輝煌

放下「有心」，活出大用

「無心生大用」，寥寥五字，藏著古人的處世哲學，也道破了當代人步履匆匆最易弄丟的活法。

我們活得太「有心」了。做一件事，尚未起手，心頭已壓上巨石：成敗如何，利害幾分，旁人會作何想……種種計較，將一顆心塞得密不透風，以致舉步維艱。這就像緊緊攥住一把沙，你越是用盡力氣，它從指縫流失得越快。思慮過甚，人便困在了自己的念頭裡，視野窄了，手腳也縛住了，縱有十分本事，怕也只能使出三四分的氣力。

那麼，「無心」是什麼？絕非躺平，亦非糊塗。它是將心裡那些先入為主的評判、那些急功近利的追逐，暫且清空。說簡單些，是讓事情，回到事情本身去。

想那庖丁解牛，為何能游刃有餘？因為他眼中並無「全牛」這個龐然大物的概念。他只是全神凝注，順著牛與生俱來的筋骨罅隙，自然地引刀而入，不較勁，不硬闖。這便是「無心於事」——心無掛礙，全然沉浸於當下的肌理紋路之中。一位匠人面對他的木石原料，若滿心滿腦只盤算著「我必須造出一件驚世之作」，這份刻意，立刻會成為手中的顫抖，成為斧鑿間的猶豫。

不如靜下來，以指尖感受木石的溫度，以心神應和工具的起落，只是心無旁騖地雕琢。不刻意求那個「傑作」的虛名，精品反而最可能從中誕生。這即是「無心於果」的智慧。

這道理，生活在生活裡，處處皆同。與人相處，若總惦著「要維繫好關係」「須博人歡心」，那份交往便難免摻進刻意的做作，透著一股曲意逢迎的勉強。誠然，將人情往來本身看淡些，坦蕩真誠地去交心，情誼才可能如涓涓細流，走得長遠。讀書做事亦然，若總

「必須成功」的焦灼炙烤著，過程便成了一種持續的苦刑；不如沉下心，把眼前這一页書讀透，把腳下這一步路走穩。結果如何，常常在你全身心投入的躬身耕耘途中，已悄然醞釀，最終水到渠成，予你一份不期而遇的驚喜。

所謂「大用」，往往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作為，它更像一種恰到好處的自在與從容。是身處喧囂紛擾，內心仍保有一片澄澈清明；是行至山重水復之境，依然能靈光一閃，覓得那條柳暗花明的蹊徑。它如一陣清風，輕輕吹散心頭的霧障，讓我們得以看見事物的本真樣貌，而後順勢而為，舉重若輕。

可惜，我們常常活得太「有心」了。背著過於沉重的目的上路，腳步便難免蹣跚負重。試著給那顆緊繃的心鬆鬆綁，將那點灼熱的期盼輕輕放下，讓自己回到一種空明而寬敞的狀態裡。如此，面對世間的紛繁與無常，或許能更靈活、更通透地去應對，去容納。

朋友，當你不再死死盯著遠方，只是循著事物本來的軌跡走去，風來了便隨風，雨來了便聽雨。順其自然，那些真正的「大用」，或許就會像庭院裡不經意的花草，在你從未算計的時候，安然而又豐茂地生長出來。

正是：無心於事，事自成；無心於果，果自善。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予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予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



鄭亞鴻

農場變新城

——訪雙陽華僑農場



談論古

近日，應雙陽華僑農場原場長、亦是洛江區雙陽街道原主任莊女士之邀，我和幾位朋友來到雙陽，受到莊女士的熱情接待。

莊女士介紹說，雙陽華僑農場是福建省17個安置歸難僑的華僑農場之一，1960年2月由福建省人民政府華僑事務委員會創建，主要接收印尼、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歸難僑。農場先後安置歸難僑3487人，其中印尼歸難僑2900人、越南歸難僑274人及其他東南亞國家歸僑313人。20世紀90年代農場啟動轉型，1997年3月劃歸鯉城區管轄，同年8月改屬洛江區，1998年4月設立雙陽鎮。2005年改制為街道建制。改制後實行政企分開，但仍保留華僑農場經濟實體，隸屬鎮企業。

莊女士帶著我們在雙陽四處參觀。首先來到農場現存原入口門址建築，門柱刻有繁體「國營雙陽華僑農場」字樣。華僑農場原廠房已拆除，周邊已建成辦公大樓、學校和居民區，傳統歷史風貌發生改觀，唯有此門遺留。這座承載著歸國華僑同胞記憶的建築，具有鮮明時代特性，承載著祖國對僑胞的親切關懷，承載著歸國華僑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被列為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新發現史跡，為研究近現代傳統閩南僑鄉文化提供了獨特的實物例證。

看到雙陽華僑農場這個門柱，我想起我家的一段遭遇，也可說是我父親和雙陽華僑農場的一段緣分。1959年，解放前參加地下革命、時任晉江養正中學校長兼書記的父親，在「反地方主義」風浪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被下放雙陽農場勞動，1963年才獲平反。

父親在農場的4年中，和歸僑職工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農場的職工把他當作一位良

師益友，在父親離開農場之後，仍和他們保持長時期交往，我也曾陪父親到過農場。如今，農場已舊貌換新顏……

參觀途中，我們看到轄區內的數字經濟產業園、陽光國際科技集團公司、峇厘民俗文化園、印尼風情美食街、金秋家園頤養中心等。雙陽工業園已形成包括樹脂、陶瓷工藝、鞋服、箱包、機械製造、花卉等各種行業。雙陽現代化的工廠、企業林立，已成為洛江區重要的工業生產基地。莊女士介紹說，華僑農場的老職工都有退休金，他們的後代很多也在本地的企事業工作。莊女士就是印尼歸僑二代。

莊女士還帶我們參觀了國營雙陽華僑農場文化展示館。館內富有濃厚時代氣息的大拱門、陳舊的歸僑老照片、來自印尼的舊樂器、政府安置歸僑的文件圖表、歸僑職工獲得的榮譽獎狀……講述了當年政府安置歸僑的關懷史、華僑農場開發建設的奮鬥史和歸僑職工銳意進取的改革史，定格了難忘的歸僑記憶。參觀展示館，我們看到歸僑們是如何用勤勞的雙手，齊心協力建設起自己的新家園。歸僑們也將許多印尼風味融入了雙陽，印尼服飾「巴蒂克」「紗籠」，印尼樂器「昂格隆」，印尼美食「九層糕」……讓雙陽充滿印尼風情。莊女士說，建設這個華僑農場文化展示館，是為了銘記與傳承歸僑前輩們的拓荒精神，弘揚豐富多彩的華僑文化。離開雙陽返回途中，一位同去的朋友說，我原以為到雙陽農場看到的是莊稼、花果呢，沒想到是今日景象。是呀，昔日的華僑農場變成了繁華熱鬧的街道，昔日的農田和山地變成了朝氣蓬勃的新城鎮。我甚至覺得，街道用於雙陽似乎不大合適，因為這不是一條普通的街道，是一座面積28.5平方公里、日新月異的現代化新城區！

（2026年2月1日）

王強

茶香潤心，正念歸真

——晉江雅集中的成功新解



絲路溯源

週日的晉江，褪去了商海博奕的急促，一縷禪意隨茶香漫開。應晉江市國際人才交流協會友人少傑之邀，我赴一場以《願》為主題的安心茶會——這份「願」，是驅散浮躁、安放人心的期許，也是傳承文脈、聯結彼此的赤誠。協會安排志願者秋麗等人全程接送，細緻妥帖之間，盡顯對每位嘉賓的珍視，以及公益相聚的純粹。

此番端坐者，有深耕實業的企業家、懸壺濟世的醫者，亦有潛心文脈的讀書人。不同的身影因共同的追求相聚，在閩南氤氳的茶香中，「正心正念，回歸本心」，通過積極心態，探尋超越物質的精神歸途，踐行服務他人、溫暖社會的初心。

茶會雅集或借用企業空間，或置於志願者居所，全憑眾人同心相守。這份「眾籌聚力、共赴善舉」的默契，是晉江人刻在骨子裡的傳統：從古代鄉民捐資鋪路造橋、南洋華僑寄送醫藥助鄉，到抗戰時海內外華人攜手救國，再到現代眾籌興建泉州晉江機場，「集中力量辦大事」向來是這片海濱土地世代相傳的底色，是海洋文化所滋養的包容與擔當。

古琴清音流轉之間，塵囂漸散，參與者得以卸下疲憊、沉澱身心。於民營經濟蓬勃的晉江而言，這樣的公益相聚絕非偶然——當資本逐利裹挾浮躁，不少企業家於年關尋得此處慰藉，更印證了拼搏者亦需精神資糧。而茶會的初心，正是憑藉閩南海洋文化的包容，集結同行之人，為家庭、企業、世間搭建一處安心港灣。

活動組織者秉持公益初心，只因每位參與者皆有事業在身，相聚本即純粹：既不磨滅晉江人拼敢贏的精神，亦引導眾人在企業起落、人生轉折之中，從容接納每一種結果，不困於得失、不執於成敗。更重要的是，古德先賢留下的傳統文化是無價財富，唯有以公益之名敞開大門、包容萬象，方能讓這份智慧流淌傳承。茶，作為閩南人生活的底色，在此成為禪思、善意與文脈的媒介。眾人圍坐品茗，不談生意名利，專論儒家「修齊治平」之道，探尋企業家社會責任與利他利己的平衡，更將這份擔當與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理念相融，彰顯晉江企業與海洋文化一脈相承的家國情懷。有人坦言，富足生活難填內心匱乏，唯有用財富回饋社會、實踐利他，方能收穫長久心安。這與儒釋利他思想不謀而合，也契合閩南人務實向善、崇文重德的氣質——宋代劉克莊「閩人務本亦知書，若不耕樵必業儒」的詩句，正是這份文脈的生動寫照。「朝為原憲暮陶朱」所承載的，從來不是貧富流轉，而是物質與精神兼具的人生理想，是代代相傳的立德、立言、立功之道。而這場雅集，恰是這份文脈的當代延續。

雅集之上，嘉賓的分享皆是掙脫物質桎梏、實現自我超越的真實注腳。茶會所傳遞的安心力量，更跨越山海，溫暖海內外。2025年1月，愛心義工藉傳統文化善導，成

功勸勉一位輕生男子重拾希望；去年他們還在馬來西亞一大學舉辦海外首場茶會當日，當地發生大學生跳樓事件，一位老師深受觸動，隨後發起同類公益活動。這些故事，印證了公益茶會的價值，也彰顯了傳統文化的治力。

一位深耕保險行業二十年的女總監，曾帶隊躋身業界頂尖，卻在名利追逐中深陷焦慮，身患甲狀腺結節，即便坐擁優渥、子女成才，亦難尋心安。直至結緣傳統文化與禪思，她放下「我執」、擺脫內耗，在修行與分享中找回內心清明，結節亦悄然消散。另一位企業家，曾終日周旋酒桌、疏離家人，在紛爭中贏了對錯、丟了快樂，結緣傳統文化後，他戒酒修身、向內求索，終獲身心健康，讓家庭與事業相得益彰。

他們的轉變，道出了當下許多人的普遍困境——過度執著於極致，易陷內耗；而借助傳統文化放下執念、回歸本心，正是擺脫內耗、找回方向的鑰匙。

這場相聚，更讓我讀懂晉江經驗與海絲精神的深層密碼。一位以「成功」為名的機床企業創辦人分享，企業早已跳出「賺錢即成功」的狹隘認知，既深耕高端裝備、助力製造業升級，亦牽頭修繕古寺、傳承文脈，在利他中實現利己。這份堅守，呼應了晉江思想家李贊以人為本的理念，也彰顯了晉江企業家的格局——不盲目逐利，在發展中堅守初心、扛起責任，這才是真正的成功。</